

写作课

THE KITE
AND
THE STRING

何为好

为何写不好，如何能写好

HOW TO WRITE WITH SPONTANEITY AND CONTROL
AND LIVE TO TELL THE TALE

Alice Hartson

[美] 艾丽斯·马蒂森 著

王美芳 李杨 傅瑶 译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写作课

THE KITE
AND
THE STRING

何为好

为何写不好，如何能写好

HOW TO WRITE WITH SPONTANEITY AND CONTROL
AND LIVE TO TELL THE TALE

Alice Mattison

[美] 艾丽斯·马蒂森 著

王美芳 李杨 傅瑶 译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写作课 : 何为好, 为何写不好, 如何能写好 / (美) 艾丽斯·马蒂森著; 王美芳, 李杨, 傅瑶译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7.8

ISBN 978-7-5502-9562-9

I. ①写… II. ①艾… ②王… ③李… ④傅… III. ①文学写作学 IV. ① I0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115712 号

Copyright © 2016 by Alice Mattison

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Zoë Pagnamenta Agency, LLC,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17 by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中文简体字版权由北京联合出版有限责任公司所有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 01-2017-4008

写作课 : 何为好, 为何写不好, 如何能写好

作 者: [美] 艾丽斯·马蒂森 (Alice Mattison)

译 者: 王美芳 李 杨 傅 瑶

出版监制: 刘 凯 马春华

责任编辑: 唐乃馨 徐 樟

装帧设计: 聯合書莊 bjllhcb@sina.com

封面设计: 7拾3号工作室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

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165千字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 9印张

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9562-9

定价: 60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(010) 64243832

目 录

引言：打扰一下，我们是否在哪儿见过？ / 001

Introduction: Excuse Me, Don't We Know
Each Other?

Part



风筝与线 / 015

The Kite and The String

自由写作，但别忽略常识 / 017

故事之声 017 / 恰到好处的白日梦 025

Part



让人物行动起来 / 037

People Taking Action

想象 / 039

灵感来了怎么办？ / 053

记录想法 053 / 差点儿发生的和本该发生的 056 / 脱离
现实的杜撰 062 / 修辞 066 / 从主题到完整的作品 068

顺其自然 / 076

制造麻烦 076 / 戏剧化要有，但别太过 082 / 合理运用巧合 085

成为别人 / 098

我可以假装是你吗？ 098 / “她会怎么做？” 106

Part

3

短篇与长篇：从起点到终点 / 117

Stories and Books: Start to Finish

充分认识短篇与长篇 / 119

什么是短篇小说？——以格雷丝·佩利的《和父亲的对话》为例 119 / 蒂莉·奥尔森：《我站在这儿熨烫》 124 / 爱德华·P. 琼斯：《母亲节后的星期天》 129 / 未完成的长篇 132 / 长篇小说的构思 140 / 《米德尔马契》的故事大纲 143

女王的死因，以及“不确定”的吸引力 / 156

篇幅长的就是长篇小说吗？ 156 / 女王之死 160 / 宽阔笔直的单行道 166 / 风景优美的观光线路 171 / 高速公路 175 / 之字形线路 178 / 迂回的小径——和孩子玩寻宝游戏 182



敞开心扉 / 193

Choosing to Speak

沉默，还是开口讲出来 / 195

开不了口——作家的写作障碍 195 / 直接叙述与间接叙述 202 / 有信息量的句子 205 / 悬念 207 / 沉溺于心理活动的人物 209 / 刻意打乱时间顺序 210 / 动机不明 211 / 无益的脱离现实 212 / 省略 213 / 为安全而省略 215 / 作品中的被动沉默式人物 219 / 把故事讲出来 223



坚持写下去 / 227

Living to Tell the Tale

修正思维的泡泡 / 229

不切实际的幻想 229 / 我们应该怎么做？ 233 / 想清楚究竟想要什么 238 / 哪些事不该做？ 241 / 你的作品足以出版了吗？ 242 / 修改，但不绝望 243 / 寻找读者 247 / 通过阅读学写作 253 / 在哪里投稿？ 255 / 如何投稿？ 257 / 还不行怎么办？ 260 / 自助出版 261 / 兼职作家 263 / 保持愉悦 266 / 写作那些事儿 271

致 谢 / 275

Acknowledgments

引言

Introduction

打扰一下，我们是否在哪儿见过？

Excuse Me, Don't We Know Each

Other?

也许你就是那位坐在咖啡店角落里的女士，盯着笔记本电脑的屏幕出神一阵之后开始飞速敲打键盘，如此反复。抑或你是那位用黑色墨水笔在行距狭窄的笔记本上奋笔疾书的男士，翻页时我看到了纸上密密麻麻的字。

至于我呢？我就是那位顶着一头杂乱灰发的女士，因为情不自禁地想从身后看一眼你写的内容，而差点儿把咖啡泼到你身上。你写的是短篇小说？长篇小说？还是自传呢？虽然我的笔记本、电脑或手稿里保存着自己的故事，但我还是忍不住想偷偷看一眼你写了什么。

多年来，我一直阅读、写作并从事写作教学的工作，至今依然乐此不疲。也许在作家读书会的最后一天，当我超负荷

思考、讨论、阅读了堆积如山的小说，并连续听了数小时的诵读后可能会冒出这样的念头：“是时候停下来了！”但一两天之后，我就会故态复萌。最近，我写了一本有关写作的书，主要针对小说写作，但我希望这本书对回忆录作家也有帮助。因此对于本书的内容，读者可以根据自身需要酌情阅读，有的部分可以略读或跳读。

若要写一本以写作为主题的书，总能更好领悟写作这件事。我在创作本书的过程中对下述问题有更清晰的认识：如何设置长篇和短篇小说中的情节，如何通过修改使其更加完善，如何在创作中少走弯路，等等。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些问题，也希望读者能有所收获。然而照搬规则并不是理想的创作状态，好的作品既需要作家自由大胆地挥洒强烈情感、直抒胸臆，同时还要保持情绪稳定，不卑不亢、不故步自封，以理性和批判性的眼光审视自己的作品。多年来的这些思索和总结促成了本书。

作家需要有清晰的思路，以便在创作中明确哪些地方需要改进，又有哪些元素值得保留。但拥有清晰的思路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你可能需要一些帮助：写作过程中都要考虑哪些东西？如何从阅读中获取创作经验？如何善用自己的大脑进行思考和创作（这将是受用一生的能力）？还有，你需要勇气，需要鼓励——并不仅仅是提笔创作的勇气（因为我知道，你已经动笔写了），还有另辟蹊径、尝试新方法的勇气。

如果你是初试身手的新人，可以先把这本书放到一边。埋头创作就好！不用理会任何写作指导！因为这并不是一本写作教程，而且我个人也认为光靠阅读教程是学不会文学创作的。这本书只是一位女性关于写作的一点思考。我的理想读者是和我一样的人——不仅有创作的冲动，而且已经转化为实践，你的创作积累已经足够写出一部甚至是多部值得一读的作品。另外，本书的目标读者可能还包括那些拥有过失败经验的作家。不论作品出版与否，他们已经在这行浸淫良久，有了些经验。

作家与非作家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，不像过去那么泾渭分明。如今的作家往往身兼数职，为生计而劳碌，为友谊、爱情分心，为孩子或年迈的父母奔忙，也许还被身体顽疾所累。由于无暇写作，只能忙里偷闲，但他们分外认真，而且颇具天赋。本书不仅面向那些已有作品出版或者正在接洽出版的职业作家，也面向那些产量不高的半职业作家，他们可能只有几部短篇作品，至多只在杂志期刊上发表过。也就是说，本书中所指的作家身份多元，可能是艺术硕士在读生、毕业生以及有意申请该学位的人，也可能是自由创作的文学爱好者，他们的作品只与朋友或大学创作工坊、作家活动中心、退休中心的伙伴分享，甚至只是在朋友家的聚会上读上一段。

我也教小说写作的课程，教过的学生有硕士生、本科生、作家研讨会的参会者，以及那些加入我私人读写会的朋友们。读写会每周举行一次，已经连续办了十三年，通常在我家阁楼。

当有坐轮椅的朋友参加时，我会把地点改在厨房。他们的生活境遇各不相同，有些人的作品得以出版且广受欢迎，有些人在杂志上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，有些人的作品在网络上人气颇高，还有人在社区大学或全日制大学里讲授写作课程。当然，也有人牺牲了部分写作时间来工作赚钱、照看孩子或处理生活琐事。

我所认识的作家在写作时都面临着差不多的困难，这也正是本书要尝试解决的问题。有的人太过执着于写作规则和技术规范，无法容忍杂乱无章的创作状态——而这正是写出一部好小说所要经历的必然阶段——不妨先让自己坠入梦境，非理性地写出一些看似混乱的东西，一段时间之后再逐渐整理捋顺。但有的人又太过随心所欲地发挥，最后会因为文字过于混乱而难以做出修改，难以合理调整结构和情节。也有人缺少自信，压根儿没有勇气讲出自己想讲的故事。

我真正开始小说创作的时间较晚，一部分原因是我不知如何开始，也不知如何修改，更主要的是我很忙，忙于工作、孩子，忙于非小说写作——不过这些小插曲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值得遗憾的——还有身体方面的原因，我的眼睛出了点毛病，对写作造成了一定困扰。

年近五十，我才开始构思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，在这之前我都在写诗歌和短篇小说。我曾拜读过《成为小说家》，

作者约翰·加德纳在界定新人作家时往往使用男性人称代词“他”，并经常用“年轻的”作为修饰。可见，时至今日我们依然没有摆脱传统的思维定式，新人作家就应该是那种长相粗犷又充满自信的年轻男性，身穿法兰绒衬衫，脚蹬一双旧皮靴，待在教室的角落里，却以热情动人的短篇小说震动文坛。他无须考虑生活中的实际问题，还不会因此遭受指摘，写作之外的琐事往往都交给了他耐心的妻子，有时候这位妻子还要赚钱养他。男作家则饮酒作乐，骑摩托车兜风，可能外边还有个情人，而且吃喝玩乐之后他才抽空写写东西。我的这本书也是写给“妻子”们的——厨房抽屉里的擦碗布下面可能就藏着她们非常有潜力的写作手稿。不论你是男是女（或是其他性别）、单身还是已婚，假如你本来的生活已经十分复杂——各种人际关系、不可推卸的责任、来自外界的干扰、来自内心的质疑、可能会从天而降的灾祸——而你仍然想要从琐碎繁忙的日常生活中挤出时间来写作，我只能说：我也没有答案，但你可能多少需要一些所谓的“自私自利”。对此，我自己的一些人生经历，抑或我从作家和教师生涯中的所感所想，可能会对你有所帮助。

我本科就读于纽约市立大学皇后学院英语专业，1962年毕业之前，我得搭火车和公交车往返于学校和父母家——那所位于布鲁克林区的小公寓。后来，我考取了哈佛大学的硕士，修读十六、十七世纪文学，主攻诗歌。本以为自己会成为学

者，闲暇时再写写诗歌，但搞研究非我所长。硕士毕业后我找到了一份比文学研究更令我向往的工作，那就是在康涅狄格州的一所社区大学里讲授说明文写作。那时，我住在纽黑文，刚和爱德华结婚，当时的他还是耶鲁法学院的学生。爱德华毕业后，我们搬去了加利福尼亚的莫德斯托，因为他受雇于一个服务外来农场工人的州级项目，做了法律援助律师，而我在另一家社区学校继续教写作。那时正赶上越战，我们有时还会驱车前往旧金山参加反战游行。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后，我只好辞职在家照看孩子。那些年里我一直把自己看成作家（准确地说是诗人），尽管几乎没时间动笔。我间或写一些零散草稿，但始终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作品问世。

大儿子四个月大的时候，因为爱德华去了同一项目的另外一个办公室，我们又举家迁至索诺玛县，当时住的房子旁有一棵红杉树。大儿子出生的头一年里，我常穿着污渍斑斑的睡衣喂奶，然后匆匆洗个澡，换套衣服，再把孩子放在后背上的婴儿包里去遛弯。每天照看孩子使我焦头烂额，无暇顾及其他，连洗衣服都是个问题。洗衣机和烘干机在地下室，到那里要经过一条长长的室外楼梯道，因此我不能把孩子单独留在屋里去地下室洗衣服。孩子睡了也不行，因为地下室听不到他的声音。孩子特别小的时候，我还可以将他放在脏衣篮里的衣服上，一并提着去地下室。但一岁之后，篮子已经装不下他了。那时我意识到，如果能雇个临时保姆看孩子就

好了，我就可以在地下室做点别的——一边洗衣服，一边写作。随后，我就把便携打字机拿到那儿了。

我请了个年轻的女保姆带孩子，每周两次，每次两小时。在地下室写作的同时，我还能听到头顶上儿子跑来跑去的脚步声。衣服洗了，我也有更多时间写作了，一举两得。有一次，我在洗衣机里发现一只死老鼠，还把这件事写成了一首诗。在那之前的几年，我连浪费十几秒都会愧疚。但从那时候起，我学会了如何从紧张生活中挤出时间写作，终于摆脱了那种没有时间的焦虑。我在公立图书馆找了出版诗歌的杂志名录，按照地址寄出了自己的诗，有一首被选中发表了。地下室时光改变了我的生活，文学创作就这样自然而然地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。也是从那时起，我认定自己能成为真正的作家。今天，我的梦想也变成了现实。

为人父母之后，爱德华和我都想搬到离亲人近一点的地方。我倾向于城市，因为在那儿我可以推着婴儿车带孩子一起去广场上玩，就像小时候在布鲁克林妈妈带我玩一样。于是我们搬回东部，再次定居纽黑文。爱德华继续做法律援助律师，而我仍是全职主妇。几个月后，我的写作欲望愈发强烈，随后我们加入了互助式日间育儿中心，在那里，大部分工作都由家长分担。那时正值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，蓬勃发展的女权运动给生活各方面都带来了影响，父亲和母亲一样，也要每周在育儿中心工作四小时。我们的大儿子每天在那里度过四

小时，后来两个小儿子也送去了，以便我能够有时间写作。几年之后，我甚至还可以在写作之外挤出时间兼职教课。不过直到现在我还是不太能接受一件事——把孩子送到育儿中心以便空出时间写作，但我却只发表了一首诗，拿了寥寥 35 美元的稿费。

做出这样的决定绝非易事。我猜很多人会觉得我懒惰又自私——丈夫每周仅有的休息时间都消耗在日间育儿中心，不是跟孩子做游戏就是给他们换尿布。这样我才能挤出时间做最重要的事情——在家写诗。我从未奢望成为一名成功作家，毕竟那段时间我只发表了一首诗，可能再用三年我才能发表第二首，再用九年才能出版第一本诗集。大家认为我既懒惰又自私也在情理之中。但我其实并不懒惰（毕竟写作确实是一项艰辛的工作），不过我承认自己是一个比较自我的人。相反，丈夫却成为旁人眼中的楷模，这倒也实至名归。我认为他同意加入育儿中心也有自己的小盘算。显而易见，如果我没时间写作，就会越来越单调乏味，跟我在一起生活会变得没有乐趣可言。此外，他也很享受跟孩子们相处的时光。身为父亲，他内敛含蓄，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浪潮中，父亲突然要更深入地参与家庭生活。那个日间育儿中心教会了他融入家庭并与孩子和乐相处。在家带孩子的全职主妇 / 主夫经常问我，如何才能挤出时间写作，我告诉她们要鼓励配偶参与并分担家务，如果配偶不愿意，或他们没有配偶，也尽量谋求其他途

径减轻家务负担，活出自我。

小儿子出生后不久，我开始创作短篇小说。得益于发表过几首诗歌积累的些微名望，我从家附近那所曾经兼职过英语教师的大学得到了一份工作，讲授创意写作课程。为满足学生需要，我起码要大致了解如何创作小说。那段时间里我曾做过一个梦：打开衣柜，我一件一件地翻找着衣服，衣柜里大多是我年轻时穿过的裙子。转过身，我发现紧挨着衣柜的地方站着个无头女——梦境中的肢体残缺倒没有特别阴森恐怖。她穿着一件我从未见过的红格纹呢子裙。我们相互拥抱，而且我有种感觉——她似乎就是我自己。我醒了过来，梦境也戛然而止。当天晚些时候，我在清扫秋叶时揣测这个梦的意义，它可能在暗示我，是时候开始写小说了。那个无头女也许是我的一个分身，但又不是我本人，或者说，她是从我的身体和思维中走出来的一部分，是我那个梦境的旁白、叙事者。当然，也许这只是我在潜意识里找了一个写小说的理由。

现在我都在楼上写作，但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却是在厨房餐桌上敲出来的，这样才能一边写作一边照看在旁边塑料椅子上睡觉的孩子。我也搞不清楚为什么不让他的小床上睡觉，可能正巧他就在椅子上睡着了，让他继续睡那里也方便我照看；或许创作小说就需要这样的特殊环境和新奇视角。这篇短篇讲述了一个面包师的故事，主角是个聋哑男青年。虽然没能发表，但我从创作过程中得到了很多启发，也深刻体会到完成

一部作品带来的鼓舞。任何从事写作的人都知道这种体会多么重要。

七年后，我正式迈入四十大关。既写诗歌，也写小说，并终于如愿出版诗集，但在杂志上发表单独的诗歌作品却不太顺利，我的小说也未能出版。因此我隐约感觉到如果不暂别诗歌，就很难在小说上有所长进。几经挣扎，1983年过完四十一岁生日时，我郑重决定，以后每年上半年写小说，下半年写诗歌，且只在下半年写诗歌。那时适逢春季，所以我先写小说，这样一来时间突然充裕起来。节奏放缓后，感情也更充沛了。由于我对所谓“下半年”的时间界定逐年缩减，诗歌创作渐渐淡出我的生活，后来我索性放弃了这个念头。我曾担心过这种放弃，但事实上却并未如自己预想的那般介意。因为写作本身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，而每个人又都有自己独特的应对困难的方式，我想有所取舍应该是一个好方法。开始专注于小说之后，没过几年我就陆续发表了作品——先是单独发表的短篇小说，然后是短篇小说集，直至长篇小说问世。

不知不觉间，我已成为一名作家，小说创作也成了我生活的主旋律。但我仍然不能排除一切干扰，每日只埋头创作。这就是我成为作家之后的生活状态，相信你们也是如此。即使在过去，也只有少数男作家才能享有如此待遇——既有贤内助和仆人的鼎力相助，又有充足的资金支持（不管是继承来的财产还是他们的作品极为畅销）。如今，这种闲情逸致也

只能在诸如雅斗花园^[1]或者麦克道威尔文艺营^[2]这种作家庄园里才能享受到。对于我等凡人，相信大部分人还无法依靠专职写作来养家糊口，只能花大把时间从事其他工作来赚钱养家，同时还要兼顾家务、照看孩子。外界或好或坏的干扰也会阻碍创作的脚步，比如婚丧嫁娶、外出度假或探访病人。也许还要阶段性投身某政治运动；也可能得照顾一位患病的亲人；没准儿哪天屋顶又坏了……半年小说创作计划开始后的几个月，我发现一只眼睛的视觉区域出现空白，检查后得知这是一种遗传性眼疾。此后，我的右眼再也无法阅读。那时我还太年轻，无法承受永久性的身体功能缺失，眼疾也确实造成了不小困扰。十几年之后，眼疾日渐严重，身体还伴有其他小毛病，但我依然能够阅读、写作和讲课。随着年龄渐长，我渐渐能够比较平和地面对身体问题，并适应了在身体能承受的范围内工作。

我很幸运，但也有暴躁或自私的一面。我学会了如何保障自己既有的写作时间，但也反对作家斩断一切与外界的联系。我有三个儿子和三个孙辈，喜欢与亲朋好友相处，享受写作之外的其他体验。但是要想成为职业作家，有时还真得把写作

[1] 编者：雅斗花园 (Yaddo)，位于美国纽约市的艺术家中心。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提供创作空间和支持。

[2] 编者：麦克道威尔文艺营 (MacDowell Colony)，位于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艺术家中心。由美国钢琴家爱德华·麦克道威尔的妻子玛丽安·麦克道威尔创立于1907年。